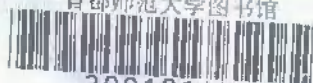


I227/480

如花怒放

邵燕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10145

910145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袁银昌

知 花 怒 放

邵 燕 祥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25 插页 4 字数 45,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078·3407 定价：0.38元



目 录

第 一 辑

与瀑布对话	3
燕子的歌	7
题照	15
兰考女儿	17
答客诮	19
在秋天的田野上	22
送别洪峰	24
神秘果	26
狼眼睛	28
圆明园	30
论诗	33
发现	35

再别屯溪·····	38
拥抱·····	40
生日祝福·····	42
新土·····	46
永久住址·····	48
秋风起处·····	49

第 二 辑

和太阳比翼而飞·····	55
亚得里亚海边·····	57
真正的蓝天·····	60
杜布洛夫尼克·····	62
前题·····	64
吻,是不需要翻译的·····	66
永恒的花朵·····	68
音乐的耳朵·····	70
教堂即景·····	72
野鸽子·····	74
致土兹拉“弗亚·别里奇之 家”·····	77
我仿佛来过这里,南斯拉夫·····	78
库姆罗维茨·····	87

月亮谣·····	89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91
贝尔格莱德别情·····	97

第一輯



与瀑布对话

我 说

啊，自由的瀑布！

欢乐的瀑布！

你是永不消散的雷声
你是永不停顿的生命，
没有什么悬崖和峭壁
能够阻挡前进的你。

瀑 布 说

是的，我奔腾不息

我一泻千里，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我都不再是我自己，
而瀑布总是从深远的源泉
不断地奔向遥远的目的。

我梦见我是瀑布

我梦见我化为一匹瀑布
化为瀑布中的一颗水珠；

我这一颗小小的水珠
没有光芒也没有颜色，
亿万颗水珠，滔滔的纓络
才闪射出奇异的虹彩；

我这一颗小小的水珠
不会呐喊也不会唱歌，
亿万颗水珠终于汇成了
共鸣着雄浑的中音的悬河。

瀑布的梦

我一直在梦里闪光
我一直在梦里歌唱，
多少年空空流去
不改我焦灼的向往。

我梦见投入母亲的怀抱
化为电，化为无穷的能量……

我不再是白白地闪光
我不再是白白地歌唱。

到了那一天，你再称我为
自由而欢乐的瀑布吧！

我 说

亲爱的瀑布，诚然
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光，
惋惜而惆怅地从梦中醒来
但毕竟并没有失去希望。

来自大地幽深的底层
穿过千山万壑的曲径，
自由和欢乐，终将
属于永不枯竭的生命。

瀑 布 说

把大地赋予我们的力量
双倍地还给大地，
这就是你的也是我的理想
你的和我的生命的意义。

我们歌唱着，我们奔波着
太阳照耀着我们的胸襟；
纵然在蓝天下白发垂肩
可骄傲的是我们不老的青春！

1981年2月16日夜

燕子的歌

花谢花开又是一年，

燕去燕来又绕帘前。

——童年唱的一支歌

二月，凛冽的北风
还在撕扯着高空的云絮
我就从南方起飞了

我是一只北京的雨燕
曾经飞越大海的波涛
穿过凄寒的风雨，墨黑的云层
被闪电灼伤了翅膀
跌落在雷劈过的礁石上
咽下痛苦，也咽下歌声
在一阵又一阵浪潮冲击下

吮吸着总不愈合的伤口
梳理过凌乱的羽毛
然后重新冲进狂风和暴雨
只有那乌云缝隙漏出的
依然安详的太阳的光辉
照见我殷红的血，一滴一滴
溅落在雪白的浪花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懂得
那些渴望光明与温暖的心
因此我要飞渡北回归线
我要飞渡长江、黄河
如果不被藏在什么角落的弹弓
打落在枯草覆盖的垄沟里
我将以使人振奋的春天的消息
去抚慰路边黄色的迎春花
和墙角淡紫的二月兰
给那如千万颗星星一样
向远方凝视的期待的眼睛
带去不是奢望的喜悦

我一路艰难地飞着

连黑夜也奔波不停
我飞得很高很高
云雾已遮尽灯光
俯瞰连绵的高山和丘陵
象汹涌起伏的海面
却沉寂得一无声息
还有我所熟稔的湖泊和森林
深深地沉入了灰暗的暝色
我翘望明丽的晨曦
快来照拂我久违的热土
我兴冲冲地俯冲下来——
大地已经苏醒
风筝飞上晴空
秋千荡起东风

春天从水牛背上来了
春天从罾泥船上来了
混着泥土和春草的清芬
还有亲切的鱼腥味
春天隐身进了菜花田里
等候艳阳把它抹出一身嫩黄

江南留不住
我惦念北方的乡亲
急急飞回我生身之处
我要看山上山下
是不是还裸露着枯黄的土色

我要一边衔泥修补檐下的旧窝
一边向石阶上晒太阳的老人祝福
春天来了

我要一边贴地低飞过田塍
一边向拾掇牛绊绳的把式欢叫
春天来了

我要一个翅膀肩着朝霞
一个翅膀肩着夕照
向那些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走在上班下班交班接班路上的人们召唤
春天来了

我要停在小学教室的窗外
悄悄谛听自然课老师迷人的声音

她向四十双乌溜溜的小眼睛讲述
一年四季：为什么会有春天

我要飞入苍凉而欢乐的唢呐声中
去祝贺元宵节的婚礼
春天来了
春天的良夜千金一刻

我要飞过废墟边闹攘攘的集市
姑娘们在那儿挑选着花衣和妆镜
而锃亮有如明镜的铤片
等待着相中它的老农

河水不是镜子吗
池塘不是镜子吗
还有飞驰的卡车的反光镜
可照见春天的身影
已在水边和路旁逡巡？

我的家乡，我的乡亲
我从遥远的南国飞来
就为向你们报告这个消息

在忍受了长久的荒芜和寒冷之后
你们焦灼地盼望的春天已经到来
温暖与光明的春天已经到来——
可为什么你们的笑纹里还含着酸辛
为什么自由的呼吸还夹杂着叹息呢？

我不再给你们絮聒冬天的故事
我也不会唱轻浮的喜歌
我不是吱吱喳喳的山喜鹊
也没有黄莺滑润的歌喉
我不指望以宛转甜蜜的言词
驱散久久压在你们心头的忧悒
我只想用明如剪的燕语
生生剪断你们的愁思：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春天真的来了！

而我还要告诉你们
在将来到的季节
还会有干旱
还会有春寒

还会有惊蛰的蛇虫蠕动
还会有瘟疫流行
因为一冬天多的是刮地的风沙
少的是晶莹的雨雪啊

但是春天毕竟来了
跋涉过山山水水
一样是艰难的行程
春天喘息着
然而春天是不知疲倦的
春天也是不知退缩的
让春天携带着珍贵的阳光、如油的雨水
不回头地伴送你们
从春分走向清明
从谷雨走向芒种

于是我又将告别
飞向千里外的北边
那里，风雪还封锁着旅途
冻土还没有融化
我要飞去丛林中
剪断千万柱树挂冰凇

并以呢喃的燕语
报告春天的来临

1981年2月

题 照

《逝去的松林》

世界啊
我献给你绿色的梦，
为什么
还给我一片废墟？
日光暗淡不如月色，
沙沉默而风叹息。

群鸟啊
快衔着种籽飞来，
播下梦
播下一万顷松涛澎湃——
不要荒凉的生活，
不要沙漠的世界！

《痛心的教训》

烽火还没有熄灭，
这是一场什么战争？
斧锯斫断生命，
愚昧焚毁文明。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
让每一天都成为植树节，
不能因为有滥砍的斧头，
就不再播撒树种！

1981年2月26日

兰考女儿

啊，什么叫命运？
祝福你十指纤纤

奶奶的指甲
让野菜染绿了
从小直到腰弯

妈妈一把茧子
轻敲着外乡的门板
千里路，一只篮

你这俏长的手指
要弹响钢琴的琴键
还是拨动竖琴的琴弦

也许在地上采茶
也许在天上摘星
也许在《清明上河图》上穿针引线？

啊，什么叫命运？
豆蔻花开在二月天

1981年9—10月

答 客 诮

客人：“今天的政策好？到底好在哪里？你说说嘛。”

主人：“我说今天的政策不好。”

客人：“哦，大家来倾听一下老贫农的呼声嘛。”

主人：“从前能吃百家饭，外省的杂粮、加拿大的小麦，送上门来。今天吃来吃去都是自家地里打的粮食了。”

不要责怪老农的幽默，
不要指责说什么复辟倒退……
倒退到不太久远的年月，
一年分到家四斤麦穗！

种一个葫芦，收不了俩瓢。
镰头落地，不知给谁刨。
谁说我们有讨饭的习惯？

可没有人追，也往外乡逃。

土地还是那一片土地，
一个新的农民运动在崛起。
为吃饱，又不光为了吃饱，
责任田里播种下社会主义。

耸人听闻吗？这一场变革
推翻了一个红薯王国；
红薯变白馍，晚郎娶老婆；
生活的主人要过主人的生活。

从不爱开会的没牙老汉
抢着来开会，抢着发言。
种瓜种豆，种麦种棉，
有了自主权才有发言权。

辟辟拍拍——打芝麻，
辟辟拍拍——放鞭炮。
我们是不轻易落泪的呵，
笑，也决不是轻易的笑。

黄沙风刮得昏昏沉沉，
挨饿受苦都从不呻吟；
今天吃饭用碗不用篮，
为什么惹得有人不称心？

承认不承认？我们是主人！
主人，就要选择自己的公仆，
选择那——只要群众能吃饱，
不怕自己被打倒的干部。

谁敢说打倒？谁敢大声说
让群众吃饱就算犯罪？
谁再想煞紧农民的裤带，
那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问今天的政策好不好，
让腰带证明，笑脸证明；
话说多了，茶搁凉了，
快抓把大枣，抓把花生。

1981年10月18日

在秋天的田野上

在秋天的田野上
你眺望着什么
不是眺望渐渐熄去的
熊熊的烧荒的野火

在秋天的田野上
你寻找着什么
不是寻找大雁的羽毛
谷粒，远去的车辙

在秋天的田野上
你倾听着什么
不是倾听凄紧的霜风
从枯草和电线上掠过

在秋天的田野上
你眺望着什么
你寻找着什么
你倾听着什么呢

我眺望着
我寻找着
在灰褐色的田野上
有没有云的影子

有没有带雨的云
升起在旷远的天空
并且隐隐地隐隐地
传来遥远的雷声

也许，这亲切的雷声
只有明年春天才能听到
我却在秋天的田野上
痴迷地眺望，寻找，倾听

1981年10月23日

送别洪峰

别了，洪峰！直到把你送
下东洋大海，你依然怒气冲冲！
是谁触犯了，你浊浪排空，
滔滔直下，不容分说，
要冲刷两岸，席卷一切，颠覆舟船，
淹没村庄，吞噬城镇，你呀你，
对多难的人民，多难的土地，
你无情！你无义！别了，洪峰！
洪峰！别了！我以龙羊峡的名义，
以刘家峡的名义，以龙门的名义，
以千里金堤，千里河工
每一个沙包，石堰，柳条筐的名义，
以每一根船篙，每一盏桅灯，
每一双熬红了的眼睛的名义，
以被你冲塌的土屋，门板和柴草，

被你夺去的孩子的凄厉的喊声
和一百年前被你压到河底的热闹集市
的名义，
以你的故道上的滚滚飞簑，
以及繁生的葡萄、苹果和酒窖的名义，
并以凉秋九月的万里劲风
向你挥手：别了，洪峰！
送你送到了黄河入海口，
我说别了。你偏说再见。
我还是说别了。
你还是说再见。
你不肯一去不复返，
迟早我们还要重逢。
那么好吧，我们准备着
明年雨季再迎接你，
迎接你——一年一度
卷土重来的洪峰！

1981年10月23日

神 秘 果

我是一颗神秘果
吃了我，我是苦的

我是一颗神秘果
吃了我，我是酸的

我是一颗神秘果
吃了我，我是咸的

我是一颗神秘果
吃了我，我是涩的

——不，你不是神秘果
你骗我，神秘果是甜的

你要吞下这一切
咀嚼了再咀嚼

最后也许有一丝甜味
酸咸之外的什么

苦的是胆汁
酸的是咽到肚里的眼泪

咸的是汗又是血
涩的是不流畅的句子

——哦，你是另一种神秘果
你是邵燕祥的诗歌

1981年10月25日

狼 眼 睛

我永远记得一双眼睛
在那荒凉的山村
冬天日头落山早
人说：此地忌黄昏

路上没有别的行人
晚风懂得脚步紧
忽然我毛发直竖
感到有两股阴冷的眼神

那是一双狼的眼
盯着我目不转睛
隔着深深的山沟
它盯住我，一动不动

它没有伸爪扑来
也没有呲牙出声
不知在想着什么
直直地睁大眼睛

我们就这得对视
僵持了好几分钟
悻悻地掉头走了
这只狼一声没吭

即使望着温暖的灯光
也会想起那双眼睛
在炉火边想起来
也会脊梁发冷

1981年10月25日

圆 明 园

一切的过客
都过去了

留下来的
唯有
太阳
月亮
土地
石头

风刮不散
雨打不掉
火烧不毁
时间也销磨不尽

何其短暂
圆明园
是一个梦吗？

喷泉干涸了
笑靥冷却了
歌管的繁声熄灭了
惊鸿的影子飘逝了

太阳、月亮、土地、石头
深深地记住了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哪一瞬
睡莲闭上凄楚的眼睛

这就是历史
让历史作证
我们到圆明园来
不是为挖掘一堆残梦

如果太阳、月亮、土地、石头
都只是梦着过去

我们的梦
梦着未来

1981年10月26日

论 诗

我是风，走遍世界
寻找我的歌声

我告别起伏的林海
到平阔的草原滑行
在悬崖上碰壁
又推动河心的帆篷
追逐着浓黑的雨云
紫色的闪电，飞奔的白马
摇晃着紧闭的窗扇
匆匆地钻进烟囱……

我停住脚步时
就失去了自己
离开森林、草原、河流、雷阵雨

再也找不到我的歌声

1982年2月11日

发 现

张钰哲同志从事天文研究工作五十五年中陆
续发现了八百多颗小行星。

太阳

何须发现！

月亮

何须发现！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何须发现！

银河里如沙的星群

何须发现！

布满夜空的星座、星云、星团

何须发现！

只有那消失在太阳的逼人的光芒中的

隐匿在月亮的皎洁的清辉中的
小行星，
只有那由于遥远而闪烁不定
由于微弱而明明灭灭
如针，如雾，如微尘，如萤火的
小行星，
只有那谦卑地躲藏在宇宙的帷幕后边
羞怯地穿行在兄长之间
没没无闻的小行星，
经过了寥廓的千百万年
才发现地球上有个紫金山，
那里有两只热情的眼睛
专注地把它们寻觅
惊喜地把它们发现！

给这些无名的小行星命名吧：
为了它们在自己的轨道上不疲倦地运转，
为了它们都闪射着自己的
小小的却是全部的光焰

八百多颗小行星的发现者
已在紫金山的夜晚眺望了五十五年——

寂寞吗？不！
地球上95%的发明
出现在这半个世纪中间。

1982年3月22日于李陵卫

再别屯溪

我没有带走什么
也没有留下什么
渡船自在江上
白鹤自在岸上

雨丝自在飘洒着
清明过了，还不到黄梅天
行人自在石板路上走过
或穿着雨衣，或打着伞

店家自在长街
卖着凉鞋、葵扇、茶叶
明月自在桥阑干
照着新安江上夜

萤火自在明灭
蜩虫自在飞鸣
我自在检点旅行袋
梦着道边送客的旂亭

梦着樱桃，梦着枇杷
梦着石榴自在开花
绿叶浓阴里藏着的乌
自在说着千年不变的话

好象有许多记忆
又象什么都没记得
了无牵挂，却忽然
有一股淡淡的高愁留我

1982年6月27日

拥 抱

从黄山曙光亭下望，有一块石头如两个人紧紧
拥抱在一起。

我不相信石头是冰冷的
我不相信它没有生命

比双飞的鸟更永恒
比连理的树更持重

使萍水相逢者艳羡
使交臂错过者伤痛

除非地裂山崩
同碎骨，同粉身

难解难分的拥抱啊
天荒地老的爱情

1982年6月6日

生日祝福

诞生吧

诞生吧

无邪的婴儿

大地的新客

在二十一世纪的清早

将满十八岁的公民！

你生在南疆

棕榈为你覆荫

你生在东海

朝霞作你的衣衾

你生在西陲

冰川化作乳汁哺育你

你生在北国

风雪在火墙外为你歌吟

屈原和宋玉
都会原谅我
套用招魂的曲调
却不赋招魂

我不用锦衣和美食
把你们招引
生活就是生活
有甜有苦有酸辛
我比你们早来了
半个世纪
爆破与埋葬
烟尘满身
不要说前人
连下个世纪的苦都已吃尽
我们曾预支了
多少未来的欢欣！

不要以为
只有苦难的时代呼唤英雄
亘古的历史

英雄与非英雄并存
你们将作出
自己的选择：
生活、幸福、
理想、青春……

不要问
再也没有狂欢节了吗
地球上的后来者
应有更好的命运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历史的坎坷和曲折
关于饥寒
关于囚禁
关于刑场上的婚礼
关于无名烈士坟
关于未来的半个世纪
还会有的颠簸与艰辛

但你们仍将理直气壮地
来到这个世界上

浑身沾着血迹
脐带联着母亲
大声叫喊啼哭
充满自尊自信
你们有你们
天生的权利和义务
既不会后退
也不会徘徊不进

诞生吧
诞生吧
无邪的婴儿
大地的新客
一九八二年诞生的
一千万中国孩子
请看我高举双手
迎接并祝福你们！

1982年6月，五月初度

新 土

我们在台风里走
我们在潮头上住
从第一号到第十三号的台风
山崩雪崩九米高的潮头

我们是一行行一排排的桑树
我们是一行行一排排的榆树
我们是一行行一排排的槐树
我们是樟树，我们是杨树
我们是密密层层密密层层的芦竹

是江南吗？是江南
却只有海风在吹过粗犷的江涂
仿佛惠特曼以前的美利坚西部
仿佛荷兰人新造的大陆

是荒原吗？是荒原
却又是四十万亩日晒水洗的沃土
一半黄麻，一半水稻，还有棉花 油菜花
新开的河，新筑的桥，一座新屋后一丛翠竹

我们是一条条开阔的河道
我们是一条条负重的木舟
我们是一条条笔直的道路
沧海变桑田，雷山变雷池
我们是来加固围堤的雷山的石头

二百年后的考古学家
在此找不到久于二百年的文物
可还能记起二百年前的我们
斗风，弄潮，开拓了一片新土！

1982年6月27日

永久住址

——读秋耘旧作

你问哪里是我的永久住址
哪一个山村
哪一座城市……

我不会一个人在那里住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孤独

我愿永久地
永久地住在人们心里
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人的怀抱里

1982年8月24日

秋 风 起 处

秋风起处

在什么地方——

青草一夜里变白？

白云一瞬间变黄？

吹得关河冷落

吹得白露为霜

千古人之所嗟叹

千古人之所凄怆

秋风起处

在什么地方——

长城的缺口，天苍苍？

黄河的怀抱，野茫茫？

吹寒过远行人的梦

吹透了单薄的衣裳

陵阙半埋黄土

夕阳沉没高岗

我奔向秋风起处

一路有林带、村庄

我奔向秋风起处

一路有牧场、牛羊

我奔向秋风起处

溯着黄河滔滔的流向

我奔向秋风起处

伴着归心似箭的太阳

大青山匆匆隐去

贺兰山四蹄飞扬

毕竟到了秋风起处吧？

几分惆怅，几分欢畅

凌厉的秋风忽然绵软

拂来草香，拂来稻香

千秋的旧句随风飘散

留下酒香，留下果香

沙荒里的葡萄熟了

也熟了满天成串的星光
长笛一声，银川到了
又觉温暖，又觉新凉
八月秋风催熟了宁夏
人说还不是秋风的故乡
想要寻到那秋风起处
也许终须过河西走廊

1982年8月26日——9月5日

■

▼

►

■

■

第 二 辑





和太阳比翼而飞*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离骚》

深蓝的，深蓝的，深蓝的天穹

七点钟我从北京起航

太阳追我？我追太阳？

晒不化的翅膀奋起云海上

向西飞向西飞哪里是崦嵫山？

向西飞向西飞不让太阳躲藏

从乔格里峰到巴尔干半岛

*从这一首到《贝尔格莱德别情》，属于组诗《南斯拉夫游记》。

雪山，沙漠，滔滔的波浪……

把沉沉的暮色留在后面
把金黄的时间夺回手掌

我们不停飞太阳就不下降
永不降落的还有希望和理想

地是这般久，天是这般长
愿大地上的生活辉煌如太阳

亚得里亚海边

在潮润的西北风里
和强烈的阳光下成熟的
亚得里亚海边的土地呀

从哪一天的夜里
野李子树擎起成百上千的
雪白的蜡炬
点亮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

蝴蝶花星散在路旁
珍珠梅蜂拥而来
野蔷薇在篱边大朵地开放

那葱葱郁郁的
就是以她的花枝

为胜利者编织桂冠的月桂树么
那茂密成荫的
就是以她的叶片
为健美的男儿遮羞的无花果树么

在潮润的西北风里
和耀眼的日照下
亚得里亚的海水
也象酒一样成熟了
冒着白云的泡沫

这就是有银铃一般好听的名字的
富饶的达尔马提亚么

我匆匆地来
又匆匆地去
郁金香举起
欢迎和欢送的杯盏

我借你玲珑的酒盅
斟满我的祝福：
让一切应该成熟的

都赶快成熟

在潮润的西北风里
和强烈的日照下
一眼不到边的
葡萄园啊
你当然应该赶快地
结出累累的，累累的欢乐
因为你早年曾只有
愤怒的葡萄

真正的蓝天

朋友说：请你看
真正的蓝天

我终于看到真正的蓝天了

透明的
蔚蓝的
无边无际的
开诚布公的
笼罩着坚实的陆地和起伏的海水的蓝天

只有北京二月初
浮动着风筝的
晴冷的蓝天
能够相比

只有战壕里的共和军战士
用鲜血保卫的
马德里的蓝天
能够相比

这毫无遮掩的
亚得里亚海边的蓝天
包容着你和我
并且展开于
你和我的辽阔的心间

真正的蓝天！
真正的朋友！

杜布洛夫尼克

古老的石头城

城堡危立着石刻的守护神

古老的石头铺砌的街道上

飘落古老的钟楼的钟声

古老的天涯

古老的海角

古老的三桅船所曾靠拢的岩岸

蔓延着千百年前一样的芳草

满月是古老的，千万回圆

落日是古老的，千年万载

蔑视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从爱琴海直追到亚得里亚海

碧澄澄的海洋是古老的

象从古以来水手的心一样不平静
碧澄澄的天空也是古老的
俯瞰着人间的波动
一切都是古老的
诱你发思古之幽情
月色朦胧中的仲夏夜
还会出现汉姆莱特的幽灵

然而当我祝酒的时候
我凝视一双双欢乐的眼睛
我发现：在这古老的世界里
人——如此年轻

前 题

绿茸茸的羊群
白茸茸的羊群
追求美丽和财富
来到这狭长的海滨

绿茸茸的羊群不愿走了
化为一堆一堆的山林
白茸茸的羊群不愿走了
也想在山海边生根

一头羊化为一块白石
千万块白石头垒出了石头城
失散的不知是羊群还是石块
化为云朵飘在空中

飘到海心还要回头
也许依恋中夹着悔恨

吻,是不需要翻译的

鸟有鸟的语言
花有花的语言
河水喃喃地流去
跟那岸边的草树

就不能一通音问么?

在察普林纳又湿又凉的海风里
我看到一簇簇北京四合院的夹竹桃
在奈雷特瓦碧澄澄河湾的灌木丛
我听到冀鲁豫平原的早晨
“自自黑儿”的叫声

花朵理解花朵
鸟鸣回答鸟鸣
异国的土地上

你们并不陌生

而我遇见许多塑像
大理石的、青铜的诗人
我看不懂他们的诗篇
甚至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为什么
世上的花和鸟说一样的话：
人间却各有各的语系

执手相看
包围着我的
有多少含笑的眼睛
我们离得这样近
可怎样跨越那陌生的单词
传递你我心中的信息？

突然，一个吻
飞落到我的脸上
是的
吻，是不需要翻译的

永恒的花朵

在察普林纳旅馆门前有一个石雕，以浑厚粗朴的刀法刻出一个巨大的花苞。

似花还似非花
月季？蔷薇？玫瑰？
你比那寻常的鲜花
大一千倍，重一万倍

没有青枝绿叶衬托
圆圆个儿不见花蕊
厚花瓣紧包着生机
一朵初绽的蓓蕾

没有色彩和香味
然而永不枯萎

想见天天晓梦如烟
想见夜夜月华如水

你再不是冰冷的石头
但也不是温馨的花卉
给石头以花的生命
这第二个上帝是谁？

不需要空气和阳光
不需要柔情抚慰
需要的只是会心
领略永恒的美

音乐的耳朵

萨格勒布有一张音乐会的海报，上面画了一只耳朵，这就是经典作家所说的“音乐的耳朵”吧？

是音乐在寻找音乐的耳朵
还是音乐的耳朵在寻找音乐？

倾听如泻的阳光
倾听柔曼的月色
摧人肝肠的悲怆
没有标题的欢乐

古老的计时的滴漏
化雪的檐前的水溜
细碎轻俏的舞步
小小音符的节奏

水波有弧线、直线
到处是琴弦、琴键
风早从树梢掠过
乐音才缓缓飘散

时而有声，时而无声
心在一串旋律里消融
一百种一千种信息
唯有知音的人才懂

在万籁死寂的黑夜
倾听颂歌向光明
在歎折万木的风雨里
倾听温暖的友情

从潺潺的山溪
到奔腾的大河
音乐流到你心中
总带着我的脉搏

我找到了你
你找到了我

教堂即景

萨格勒布的古老的城徽
在教堂三色的瓦顶上闪光
亲昵的鸽群在觅食？觅爱？
来回步着广场上的夕阳

跨进庄严的教堂的门坎
沁人的肃穆，沁人的阴凉
唯一的温暖也许归于
那高高祭坛上摇曳的烛光？

不，长椅上那少女的一头金发
依偎在可爱的小伙子的胸膛——
他向她祈求什么？她向他祷告什么？
整个世界该已被他们遗忘

他们闭着眼，而在圆柱边
老年的修女投来慈和的目光
耶稣无语。——为了年轻一代的幸福
你是否甘愿钉死在十字架上？

野 鸽 子

咕咕——

咕咕——

依稀是邻村绿树丛里
野鸽子的低沉的叫声
透过薄雾，沾着露珠
把我从酣睡中唤醒
掀开重帘
已经是贝尔格莱德的早晨

我来到萨拉热窝
你陪我游逛上午的集市
你在清真寺的喷泉边饮水
又在古驿站石砌的车马大店门前
走走停停

我来到萨格勒布
你在繁华的共和国广场觅食
又在夕阳的余晖里
飞上十八世纪诗人的铜像的头顶

咕咕——

咕咕——

没有乌市
没有樊笼
没有猎枪
没有弹弓

我到处见到你
安闲地漫步
决不忧心忡忡
如此相安
如此默契
如此信任
如此宽容

久违的野鸽子

我们还能在哪里重逢？

致土兹拉“弗亚·别里 奇之家”

一百一十三个兄弟姐妹
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生活
“啊，甜蜜的家！甜蜜的家！”
你们一样有权唱这支歌

谁说你们是孤儿？
我将对我的儿女说：
可以没有父母
但不可以没有祖国

我仿佛来过这里：南斯拉夫

五月

美好的时光

我造访遥远的

美好的地方

南斯拉夫

你是一片绿叶

我在你的叶脉上穿行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

仿佛来过这里

不认识路标上的地名

但并不陌生

多瑙河

汹涌的春水

已经退潮

蓝天放晴

原野放晴

微遍山坡草坪上的

每一颗棋子，每一颗星

都是白墙红瓦顶

瓦顶上没有青苔

明亮照人的大扇窗上

映出短短的篱笆

敲门的云影

好客的主人

欢迎了不速之客的造访

粗朴的陶壶低声倾诉

而精致的玻璃杯盖叮当

哦，我仿佛来过这里

和平与葡萄酒的故乡

给我一根牧羊鞭

把团团的羊群
从地面赶到天上
给我一枝印象派的画笔
挽留住阳光、风和飞鸟
在草垛上空永不离去
再给我双管的竖笛
吹一首晚春的圆舞曲
融进无边的浓绿

南斯拉夫
你是一片绿叶
我在你的叶脉上穿行

我造访阴冷的石门
和钉上了铜子的古堡
我抚摸那喷吐过火药的
沉默寡言的重炮
这是抵抗拜占庭的
这是抵抗金帐汗国的
这是抵抗土耳其苏丹的
这是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
为了干一杯故乡的葡萄酒

为了欢乐的节日的舞蹈
须得抵抗多少嗜血者的强暴

我仿佛来过这里
不屈的抵抗者的故乡
请接受我的敬礼
光荣归于佩特罗维奇·卡拉卓尔杰
为了你坚持十天的起义
光荣也归于只建立了十天
共和国，就败于十倍之敌的
三千人的小小的山城
而历经四十次洗劫的贝尔格莱德
古堡深井中
汲得出沉淀着血泪的记忆
波希德里耶古堡的酒家
酒香中回荡着
千百年间的英雄气

南斯拉夫
常青的绿叶
你的叶脉
又把我引向哪里？

我已经眺望了
原来只是闪烁在歌曲中的
如我故乡的星空一样的
巴尔干的星空
我已经找到了
早年只是辉煌在历史书上的
二十岁的普林茨甫
瞄准斐迪南大公那一瞬间
留在拉丁桥头街角上的足迹
我已经呼吸了
长久被称为火药库的地方
硝烟散尽的清冽的海风
我已经叩问了
至今还被垂涎三尺的
南斯拉夫的出海口
南斯拉夫的土地

我知道
狄那克里阿尔卑斯山脉里
除了煤、铁和石油
还埋着别的矿藏：

反法西斯战士的醒着的血
饥饿、寒冷、疲劳、伤痛所不曾征服的
独立与自由的梦想……
这没有油、没有盐、没有粮食的地方
有信心
有武器
有希望
这边炸断一座桥
不远处修起一座新的桥梁
我仿佛来过这里
或许篝火还没熄灭
嫩绿的耐咀嚼的桦树叶随风摇晃
铁托同志修理过的水磨
重新在戴雪的高山的峡谷里转响

那时
曾经面临严峻的抉择：
坟场
或是战场

我仿佛来过这里
我仿佛来过这里啊

革命的故乡

南斯拉夫

我再不说仿佛来过这里

我真的来到这里了——

南斯拉夫人的故乡

一百七十万战争中的死者的故乡

二千二百万今日的生者的故乡

作了自己煤矿的主人的矿工的故乡

作了自己纺织厂的主人的纺织工的

故乡

作了自己的耕地、牧场、柑桔林、葡萄园的

主人的农民的故乡

作了自己的山峦、碧海、峭岩、飞瀑、丘陵、

平原、老城、新楼、学校、图书馆、实验室

和兵营的主人的

自治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故乡

作了自己的命运的主人

作了自己的史诗的主人

你不畏强权

你不怕诽谤

在远征的途中

只听交通指示灯和领港员的旗语
不服从任何别的指挥棒

你以自己的经线和纬线
织着自己的社会主义这彩色的布匹
你以自己的犁铧
耕耘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处女地

自由的
社会主义的
南斯拉夫
我终于认识你
我早已认识你
不仅从世界地图集和古老的歌曲
而且从声嘶力竭的咒骂中认识你
从交织着忠诚与背叛的历史中认识你
从我们星球的众多的讲坛上认识你
从屹立不动的原则中认识你
从你枪口的准星认识你
从你不施脂粉的笑容认识你
从你匆匆前行的脚步认识你
从你自信而坦率的目光认识你

从中学生唱给铁托的歌曲中认识你
从你走过的，也从我的祖国走过的
艰难的道路认识你
从你伸向我的友好的手
和拥抱我的有力的臂膀认识你

南斯拉夫
我的朋友
我的同志
我的知己
我回到自己的故乡
仍将每天每天地
倾听万里外
你的永不凋落的绿叶的呼吸

库姆罗维茨*

九十年
一切都变了
没变的
只有漫山遍野的蒲公英

漫山遍野的
金黄的蒲公英
还记得一个赤脚小孩的足迹

七岁就推石磨
八岁就放牛
十五岁出门学手艺

从此很少回故乡
两行脚印，到处为家

脚印上生出蒲公英
小伞飘飞遍天涯

昨天才离俄罗斯
明天又去奥地利
出境入境都是秘密的
蒲公英从不出卖你

消失了一个真名字
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人
蒲公英最了解你的行踪
你最了解劳苦人的心

从你离家远去的路上
我来到你的故乡
寻找你小时候赤脚的足迹
只见蒲公英一片金黄

* 库姆罗维茨，铁托同志的诞生地。

月 亮 谣

月亮弯弯，月亮晃晃
克罗地亚的月亮象牙黄

你曾经照着秘密的婚礼^①
悄悄的，没有喧嚷
也没有灯烛辉煌
宣誓叫下一次的婚礼
举行在没有入侵者的地方

月亮弯弯，月亮晃晃
波斯尼亚的月亮象牙黄

你曾经照着森林和山岗
老桦树，好似篷帐
抚平杂草当眠床

四十年代的春游啊
是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月亮弯弯，月亮晃晃
南斯拉夫的月亮
和我故乡的一样明亮

① 铁托同志在萨格勒布市主持的党的秘密代表大会，
曾以“婚礼”为代号。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铁托同志

我来看你

没有举着红旗

没有唱哀悼或激昂的歌曲

没有准备任何誓词

没有履行什么礼仪

甚至没有带一束鲜花

我垂着两手

到鲁蒙斯卡大街15号来看你

我随着默默无言的人群

缓缓移步在雨路上

阳光下的草坪默默的

成荫的绿树默默的

只有枝上一只孤独的孔雀
忽然向长空引颈而啼

你说过

“当鸟儿在秋天离我们而去时

我最难过”

愿一切与我们亲近过的

都能长远相守不相离

铁托同志

我来看你

你在五月诞生

为什么偏在五月离去

不

你没有离去

你不是记忆

你是道路

你是从布满蒲公英的原野上

伸向天边的道路

你又是这条独立的路上

走向远方的最初的足迹

不要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分明曾经见过你
也许是在米林克拉达山中
也许是在奈雷特瓦河桥头
也许就在你脚下
漫长的、曲折的征途上
你一手托着鸽子
一手招呼着后来者
摇动你战士的钢盔

巴尔干不再遥远
因为有了你
南斯拉夫不再陌生
因为我听说了你的业绩
假如我在一九四八年
来到这里
我也一定会挺身而出
义愤填膺
高唱五次党代会的歌曲①
分担你的巨大的忧虑

可你不知道，当时

我正在秘密小组会上
随声谴责你
我相信
你会原谅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孟浪得可怕
幼稚得可欺

你更不会知道
我今天来
还背负着那曾因同情铁托
和赞许南共纲领而获罪者的
沉重的致意
有人幸存
有人死去

-
- ① 南共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局势严重时刻，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铁托同志获得了2323张选票中的2318张选票；欢呼声转为一首即席谱出的歌的歌声：“铁托同志，我们向你保证：你的道路我们决不离弃。”这支歌，我们至今在南仍听到青年们真诚热情地传唱。

那睿智的白发的老人
那狂热的执着的少女
他们早已不能来
我替他们来看你
你是统帅
又是普通的兵士
你一定不愿意
见到战友唏嘘
我也尽力把泪水
噙在眼眶里
象所有的人一样
从你质朴的墓边绕行
而始终默无一语

啊，甚至秋天鸟儿南飞
你都会感到难过
你当然舍不得
同志们从你身边离去

而我要离去了
不禁又回首依依
铁托同志

铁托同志

我来迟了

但走过三十三年，一万公里

我毕竟来看望了你

贝尔格莱德别情

——赠波芭

古堡斜阳，偶然一杯酒
为了告别，也为了刚刚相见

偶然一杯酒，也许再无缘重逢
却在问相约：什么时候再见？

我就要回到山那边，海那边
我就要回到那一个天边

我是一片叶，偶然一阵风
把我吹过你的面前

偶然一阵风，萨瓦河水

一片皱纹散开，一朵浪花飞溅

人间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
我不信命运，却相信有机缘

你唱一支欢歌却含着悲戚
你唱一支悲歌却带着喜欢

也许世界是狭小的吧
明晨我已在地球那边

1981年5月——6月

如花怒放